

第一章：暴風雨

一陣狂風驟雨之後，四周慢慢安靜下來，平底船在廣闊的海面上載浮載沉，伙長手上的針路，轉過甲庚方位後，漸漸歸元，照以往「東番針路」順遂的經驗，依巽方而行，昨天應該就可以抵達臺灣，但更香燒過了一支又一支，改了又改，原定的上兩個更香的時辰就該到達澎湖，現在卻遲遲不見媽宮港，這時海頭也有些著急，命令阿班快些上到桅桿頭，看看風向及海面狀況。

一道陽光衝出烏雲，像暗夜浮屠頂上的一盞明燈，冷涼涼的空氣中透露出一股暖意，就好像天頂上的佛祖對海員們的一抹微笑。雨後的視線更加清晰遼闊，水波粼粼，那道金色的陽光把黑水溝照得清楚透徹，黑龍王的魚鱗安安靜靜地羅列在水面上，那種安靜、祥和與微浪的輕柔感，讓水光變得更加清白透亮，疊疊層層的魚鱗更加金光閃耀，那條蜷伏於水中的大黑蛇，遠遠看去頓時就像是即將騰空飛行的金龍。

但佛祖的眷戀並未長久，下一刻那道金光就收斂在烏雲裡，黑水溝一下子就變得更冷更深又更黑，桅頂的阿班睜大了眼睛瞭望著，平底船最後終於慢慢地停了下來，原本鼓鼓的風帆也垂頭喪氣起來，海頭皺起了眉頭，行船就是要走風：每一個靠海生活的人，哪一個不是愛風又怕風？航行就是企求一路的通暢順遂，張羅滿滿風帆的船舶，就怕毀於強颶，但若連一絲風力也沒有，船兒停滯在此直到水糧皆盡，眾船員也只有死路一條，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，風能順舟亦能傾舟矣，走船討海這一行，一切順水隨風的道理，船上的每個人也都知悉。現在無論甚麼事都不能做，無論做甚麼事，做了也於事無補，只能任憑發展而懸繫於水神的眷戀，海頭仰望著天空，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息，家鄉那房還沒討進門的媳婦，還等著自己活著回去和她締結連理，現在困在這裡，哪也去不了，恐怕也只能讓她獨自與大公雞拜堂，想到這裡，海頭的心情又更加沉重了，不能怨也不能怪，這一切也全都是討海人們的宿命。

之前遇到風雨，直至現在才抵達黑水溝，現在卻又不幸失去風力，海頭站在艙面，原本飄飄在一旁的鬍鬚，現在也垂了下來，他吐著大氣吹鬍子瞪眼睛，心裡想著，若這方向是對的，依先前的時辰早就該到媽宮，他可要親自給廟裡的娘娘磕個頭，感謝天后保佑此行的平安，然後泊個一天兩天，繼續往鹿耳門或北線尾方向發展，現在全船載滿了廈門出來的布衣，船上眾船員身家性命也全給了蒼天，海頭真是想不透，是哪個關連惱怒了水神？是哪個細節犯沖走船的忌諱？出發前羅經也已經作駕守護尊神，每個更香時刻，海頭也都親自給官廳裡的天后娘娘神像上香，但走船這十多年來，還是頭一遭遇到那麼多不順暢，他心中不禁揚起一陣不祥的預感。就在此時，桅頂上的阿班大叫著金順發海船，即將通過黑水溝的訊息。海頭此刻的心頭更是沉重，雖然現在無風也無雨，天空陰沉沉的，但走船的人都知道，這黑水溝是最可怕的地方，時有詭怪的大浪產生，現在沒了風力，若無法御風駕浪，一個濤天大浪打來，船身可能就要裂成好幾截。最不幸的

狀況是完全無風航行，被黑水溝的潮流一路帶行，就往了人人驚懼的「萬水朝東」，下水落滌葬身在海盡頭。

正當海頭還在憂愁的時刻，船身已碰觸到了黑水溝的邊緣，兩股水流勢力略有不同，船身忽然一陣顛簸，鷁首激起一大片浪花，海面上的一陣又一陣的波瀾洶湧、驚濤駭浪，像猛虎出柵的巨吼、像蛟龍入海的狂嘶，眾人心中莫不感到一陣驚懼。海頭心中想著也只有那個方法了，他用匕首一刀劃斷了自己的辮子，披散了自己的頭髮，眾船員見狀高喊著：「划水仙，是划水仙啊！」，人人立刻摘下自己身上的匕首，披頭散髮手做划船姿態，眾口齊聲，狀似鉦鼓齊鳴。水面上激起的浪花越來越大，海頭的心意更加堅決，一個大浪打了上來，鷁首上的劍獅獸面沉下水面，整艘船快速下垂，然後被大浪整個捲起來，拋到半空中。海頭心裡雖求助水仙尊王，但他也沒把握能躲過此劫，這個湧浪極大，整個船身幾乎抬高了幾丈，海頭心裡想著這個下下來，船身勢必裂成兩半，嘴裡忍不住喃喃唸著：「吾命休矣！吾命休矣！」。

康熙四十九年，原任刑部主事的新任福建分巡臺灣廈門道陳瓚，乘著小船又回來到大井頭，他原來當過一年臺灣縣知縣，對於這範圍內的四坊十五里肯定不陌生。眾人在岸上恭候多時，大小官吏、衙役皂隸、民壯百姓一一磕頭叩拜，長官上岸換乘官轎，招了招手，示意眾人不要擾民，鼓吹手擺下，皂隸端好儀仗，官轎一行人浩浩蕩蕩，井然有序地從西定坊往東安坊的城隍廟前進，依據習俗，每一次新的父母官員上任，總要給府隍爺請個安，打個照面。遊行的隊伍極為莊重卻不喧鬧，上一任長官可是頗為經營排場，不像新任臺廈道風聲如此冷清。這一過街，立刻就顯示出新舊兩任風氣上的差異，大家都能感覺到，新任的臺灣廈門道很不一樣，沒有官架子，民壯衙役們竊竊私語，之前陳大老爺從福建古田轉任臺灣縣，只當了一年知縣就調回京城刑部當官，這縣衙道衙大小雜役對他都不熟悉，也不知這樣的長官到底好不好，更不知其個性是瀆是廉？連帶這些擔任下屬的是要附和還是箴諫，也都難拿捏。

但過了三年，新任的臺灣廈門道政策推展頗為順利，重修了《臺灣府志》，又廢了官莊租賃，臺灣府商業也開始繁榮發達，沿著臺江內海定落而建的水仙宮，成為商人們的信仰中心，早先水仙宮還是一間草窠小廟，有了這些發達商人們集資，才能改建成磚壁紅瓦的模樣，水仙尊王禹帝位居中堂，左側下落分別為項羽、寒畯，右下依序為伍員、屈原，商業越是發達，信眾就越來越多，祭品也越來越排場，水仙們看起來莫不聲威四面、名滿八方。水仙宮外還是可見茫茫大海，碼頭水岸處處泊船，水仙宮街肆上可見苦力們，運搬著各式各樣的貨品。

康熙五十二年初冬，農曆十月十二水仙尊王誕辰，這一年少年頭家正式接掌家業，李達薙髮結辮，打理好行頭，膚色白如細雪，前庭飽滿，細細薄薄的嘴唇，像是抹了香酒、丁香與朱砂混和調製的口脂，被行號裡那些下人笑稱「姑娘仔」。年紀輕輕就當上了頭家，整個「李萬利」行號上至店夥、下至苦力，人人都議論紛紛，都想看看這少年頭家會出甚麼洋相，少年頭家不像老頭家那麼霸氣淋漓，

雖多了些識字人的溫柔與神采，但總覺得稚嫩可欺，行號裡那些下人、粗人還以為嘴巴上多掙一些，就能討到便宜，若不是在老頭家的時代就已經安插了人事基礎，身邊培養兩個心腹，讓他們分別當上了家長、和做了帳房的老先生，管貨的和管錢的人得識大體，銀房與棧房沒了混亂，行號也不會這麼安穩地進行至今，身為製糖事業的一員，又代表李萬利商號出缺的身分，李逵展現了一個初生之犢不畏虎的氣勢，準備朝水仙宮出發。

他穿過大廳，心裡忽然想到了一些事情，就進到帳房裡，和家長聊了幾句，身為頭家，管理行號這大小事務不能不清楚，記帳的、管銀的，家中大大小小夥計、婢女，辛金鞋錢，出納入荷，關係著每個人的吃飯與說話的那張嘴巴。人兒出出入入，錢貨來來去去，本來就該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舉凡進貨簿、存貨簿、支貨簿上料帳出盤，棧房進出；櫃頭簿、現採簿、現兌簿當座仕入，出金轉換；棧房簿、日清簿、總簿的借部貨部，全要有來有去、有去有來，詳實分明。

帳房的老先生提起毛筆，在簿子上點畫了幾個碼子，十六歲的少年頭家對家長、老先生特別敬重。李萬利的老頭家，也就是李逵的父親，三年前的八月十五和李逵的大娘搭上自家的民船，出了港往北前進，說要至笨港商討買辦，半路途經麻豆港，可望順道探望大娘的後頭，結果才剛入倒風內海，就遇到一個突然的大風浪，民船不幸翻覆，老頭家與大娘從此就一命嗚呼。

家長與老先生在少年頭家守喪這三年，可是盡忠職守、各盡職責，李逵十六歲終於正式接掌李萬利的大權，這麼小就擔這麼大的擔子，卻一點也不害怕。他的母親早在六歲那年，就死於天花病，老頭家為了保護李家唯一的兒子，就把李逵親生母親的衣物，給未出過天花的他披上，在這個時代，衛生和醫藥皆不足，人人都知道穿著出過天花之人的衣物，就比較不會得天花病。於是六歲的李逵穿著亡母的衣服在靈堂前叩拜，褫母和下人皆避而遠之，家裡那些婢女竊竊私語著，看著穿著已亡娘親衣服的小頭家，嚶嚶小嘴，白白的臉蛋，嫩弱可愛，披上這件女衣，更活脫像個可愛的女娃娃了。但李逵從小就很懂事，在靈堂上不哭也不鬧，很得老頭家的喜愛，只可惜老頭家就嫌這孩子沒有一番商賈的霸氣與骨氣。老頭家想起大井頭後側，有座李萬利商號捐貲小廟，主祀關二爺，一些民壯拳團的漢子，娶不到老婆卻又無所事事的羅漢腳們，都把小廟內的二爺拜認為自己的父親，把二爺的精神奉為圭臬。老頭家回憶起那尊泥塑的二爺神像左手捧春秋，右手扶偃月刀，老頭家看著這個孩子，想著他若能像關二爺一樣能文允武，一定能做出一番大事業來。

這個時代富戶並不注重科舉功名，但也有些時候觀念會改變一切，或許是老頭家欲得文魁，卻屢次不第，就因這樣缺憾，老頭家很注重小孩子的教養，李逵小時候就已經附有商籍，成為童生。老先生雖是少年頭家李萬利商號的帳房，卻也是教習少年頭家寫字的家庭老師，老先生除了記帳本，身邊總會帶幾本顏真卿、柳公權的字帖，他從泉州來，不但熟讀五經四書，更會一手京胡、崑笛或噴吶。老先生拿捏北管音律極為熟稔，七律七呂之間運轉自如，看他的樣子，好似在泉州做過哪個梨園的琴師，但老先生為人客氣，從不說他在泉州過去的種種，只道

那些聲律音樂是自己亂彈，識得幾個字也不曾汲營過公家的差事，說來說去就怕少年頭家見笑。但李達非但不覺的老先生可笑，反而覺得他見多識廣，說話極富哲理，老頭家還在持家的那個時代，李萬利行號上上下下人物，都稱呼他是「小孔明」，他總是嘻嘻一笑，說他不敢高攀臥龍。

「先生實非臥龍，若先生為諸葛，吾兒豈不是為阿斗？」老頭家骨碌碌的眼睛轉呀轉，話中似譏非譏、似笑非笑。

老先生自己也不自在起來：「老頭家您愛說笑！」

「老先生目若懸珠、齒若編貝、勇若孟賁、捷若慶忌、廉若鮑叔、信若尾生，若此堪擬，應為東方朔耳。」少年頭家年紀輕輕，就能口出文章，適時為老人家解圍。

「不敢當！不敢當！」老先生邊說邊笑：「少年頭家高估小老兒的能力。我只會說說笑笑、插科打諢而已。」

李達的父親就是喜歡見到這一幕，自貶下人的身價，然後看著兒子替下人們辯駁，你一言而我一語，鬥力又鬥腦，若是兒子出口成章，逗得那些稍微讀過點書的下人們進退兩難，難以招架，他就更驕傲。他自己也受過教育，頗有文采，只不過個性爆烈，從不喜歡聽別人的建言，再怎麼說自己也是個生員秀才，總有一種讀書人高高在上的鼻息，無奈李達的父親雖通過了歲科考試，自己卻屢應鄉試皆不第，無法中舉，因此也就沒辦法任得一官半職，只好在商場上繼續打滾。四十六歲那年，初獲麟兒，那一年也是李達父親最後一次應鄉試，結果只獲得了「筆力頗健」的評語，和經魁之路還是擦身而過。原本李達的父親打算三年後再接再厲，結果次年就因老母病故，依據試典律正規範，服喪期間黜其考試的資格，不能赴考，老頭家從此和官祿絕了緣份。

李達的父親在商場上闖出名號，漸漸地對考取功名失去了信心，個性也越來越古怪，他不得不把希望全寄託在這個孩子身上。這時李萬利已經是臺灣府知名的販糖商號，坐擁廣大的佃田分戶，百餘名長工壯僱，原本在生意上應該講究和氣生財，但老頭家在商言商，加上自視讀過些書，喝了文昌星的墨水，腦筋也變得僵硬，他商場上作法既不留情面，也不捨人後路，若遇價低者就甘願削價競爭，也不願讓對方得利；要是哪個糖賈，壓榨甘蔗煮汁為糖，多他們李萬利行號產出一斤青糖，就要被老頭家視為仇敵。他總覺得自己作生意，就喜愛那種單刀直入、非友即敵的爽快感覺。李達的父親除了自己熟讀四書五經之外，也對一些傳奇小說頗有興趣，李達的父親四十五歲那年，在泉州買得一本奇怪的書籍，內容殘缺不全，整本也僅剩第三十七章回，但從上頭的隻字片語，可看出故事的生動與精采，他猶記內容主人翁就叫「李達」，做人豪氣乾爽，他自認自己就是這樣的個性，於是就把自己的愛兒也取名為「李達」。

帳房的先生初聞老頭家這麼做，就覺得不妥，他知道「李達」這名字是小說《水滸傳》裡的人物，康熙聖上下令禁絕此書，自從三藩之亂後，這幾年臺灣多有落草逆匪高舉反清口號，為了削去鄭家在臺灣殘餘的勢力，東南沿海到臺灣之間早就不見《水滸傳》的蹤跡，老頭家竟然還能在泉州買到散本，肯定是危險至

極，老先生少年時也讀過《水滸傳》，每個人物性格盡皆迥異，要不智多星吳用、玉麒麟盧俊義，再不然做就是宋江及時雨也可以，想來想去就是奇怪，怎麼把自己的兒子，取了個黑旋風這個大老粗、笨鐵牛的名字，老頭家真是引據失當，老先生自己也深知梁山人物皆為落草，若是少年頭家得此姓名，以後恐怕會有口實，忍不住向老頭家建言：「『逵』字恐怕不妥！」

「老先生此言差矣，爾雅有云：『九逵謂之逵』，這逵字定給他帶來好處。」老頭家自信滿滿，一臉臭儒蛋的氣息。

老先生嘆了一口氣，認定老頭家心裡早有有所屬，這幾個年頭，臺灣大小民亂不斷，這水陸八營官兵，哪一年不是在救平紛亂，街上遊民、羅漢腳糾眾起事，有事則反、無事也反，三兩頭就有無賴和土匪掛勾，在郊區騷擾滋事，若是給少年頭家下了個梁山英雄的名字，恐讓人多有聯想：「不如起個小字，就叫『捷』，不知老頭家意下如何？」

老頭家左思右想，「逵」為大道，若加個小字「捷」字肯定是不錯的，看了看老先生，老頭家眼睛往上一瞟，但也不能讓他就此順心如意，非要多加些甚麼或多減些甚麼才甘心：「偏名就叫『捷之』好了：李捷之。」

李逵出了帳房，家長便湊了過來：「少年頭家，抬椅已經備妥了。」

李逵揮了揮手：「我今天不坐抬椅，還是走幾步路好了。走路看風景，舒適又自在，你也陪我去走一走吧！」

「說的也是！」家長應完，便到門口招呼著，家裡幾個僱工忙進忙出，不一會兒獨輪車就已放好了要給水仙尊王祝壽的供禮。

家長清點物品，打理完畢後交代了帳房和管家，眾人就出門去了。

「你以後就叫我阿捷，我叫你阿輝兄，你說好不好？」少年頭家看了一眼家長。

他立刻退了一步：「少年頭家，這樣恐怕不妥，僭越了體制，下人們會說閒話。」

「我也只比你年輕幾歲，你老叫我少年頭家，我也怪不自在的，挺拘謹的。要不然我還是叫你阿輝，你叫我阿捷頭家就好。」李逵整頓好自己頭上的瓜皮帽，一根長長的辮子垂了下來，錦繡的衣衫穿在身上就是好看。

「這個……好吧！」家長還是必恭必敬地走在少年頭家後一步。

一群人很快就到了水仙宮碼頭，此地還是非常的熱鬧，一旁工人們忙碌的將貨船物品卸下。宮廟前高掛幾個采結，戲班子在廟前搭建的竹竿牛皮棚下輪番上演著，四周點心販子、涼水攤，水仙宮立刻就顯示出了熱鬧非凡的氣息，李萬利是水仙宮重脩的捐助大戶，還協助闢建了兩個新廂房，每年水仙尊王生日，宮裡一定會找李萬利商號的負責人來主祀。許多商賈信徒也感念水仙尊王這一年的保佑，讓他們的貨船進出鹿耳門水域平安，賺多的特別準備了豐盛的供品、賺少的也會添些香油錢，對於水仙尊王，各商各賈可不敢怠慢了禮數。

穿過水仙宮的大門，就看到廟門旁邊有一個人，穿著破爛的衣服，肯定是個

羅漢腳，轉了個身子，見到了李萬利家的人，立刻退縮到門板後面去。李達一見到這情狀，立刻就知這裡頭一定有些甚麼，趕緊回過頭去問家長：「那個人是誰？」

家長立刻附耳：「金興順商號的僱夥，之前是和我做布疋點對的對口之人，金興順商號是專門做布衣買賣的。」

「既然是金興順的僱工，怎麼會讓他穿的這麼破爛，他們家的頭家呢？我跟他們家頭家打聲招呼。說這也奇怪，怎麼一個僱工見到了我們，就要躲藏起來？」李達停下了腳步，繼續張羅下人們運搬著供品擺設。

「少年頭家有所不知，金興順商號已經窮途潦倒了，現在那個長工也成了羅漢腳。」

「金興順商號倒了，怎麼倒的？我記得好幾年前，府內幾個大布莊還都是金興順商號的鋪子，怎麼說倒就倒？」

「少年頭家剛剛接掌家業，有所不知。這是老頭家時代的事情了……」家長緩緩地說出了這段故事。

李萬利是臺灣府知名的糖商，金興順是臺灣府知名的布商。但金興順的蘇老闆，就是喜歡鋪張豪華，吹噓自擂。話說那一年同樣也是水仙尊王的誕辰，眾行號代表聚集在水仙宮前，金興順特別籌辦了幾桌酒席，邀大家商討水仙宮重脩改建事宜。雖然水仙宮已變成磚牆紅瓦，但去年夏季的一場暴風雨，又把水仙宮的屋瓦給吹壞了，加上大家商場上有成，金興順打算展現自家資金的雄厚，在酒席上宣告將全額捐助重脩水仙宮的費用，並加以擴建兩個廂房。

結果老頭家一臉不高興站起身子：「憑哪一點能證明金興順能包辦水仙宮的重脩和擴建？你們金興順可以的，我們李萬利家也可以。」

蘇老闆是不堪譏諷的人，立刻也回話：「李老闆此言差矣，金興順的布料可比李萬利產出的糖還多，布工織工人數就比李萬利的蔗佃糖工還多，金興順名下有臺廈兩地商船三十，民船數百，若全數夜泊於臺江之內，漁光如星。光憑這一點，我就能自籌自辦。」

「蘇老闆說這些話，也不怕水仙尊王恥笑，我們李萬利的青糖，多到從水仙宮前倒下去，整個海水可都會變成甜的。」老頭家瞪大了眼睛，就看他怎麼接招。

酒席上各行號頭家或代表，都想看看這臺灣府的大糖商和大布商怎麼個鬥法，一來一往到底誰輸誰贏。只見蘇老闆也拉高了語調：「就憑金興順家的布料可以用牛車裝運，一路排列而去，北可至諸羅山，南抵達鳳山……。」

「說話也不打草稿，憑你們金興順的實力，牛車上至鎮北坊，下到寧南坊就全斷掉了。」老頭家氣勢驚人，惹得眾人哈哈大笑，連家長也只能乾縮一旁。

「不然這樣好了，你們李家倒一簍青糖到水仙宮前的海中，我金興順就派出五牛車的布疋往北，五牛車的布疋往南，這樣就能知道雙方的實力。」蘇老闆做出了重要的宣示。

「不妥！」老頭家眼睛骨碌碌轉了一下，心裡有些計畫：「我怎知你們家有

沒有派牛車出發，況且我倒一簍，你們等過了三更才出十車，這根本就是誑人。」

「不然你要怎麼比？」蘇老闆說出這句話，正中老頭家的下懷。

「我一簍青糖換你十車布疋，你幫我倒入水仙宮前的海中，我幫你把牛車驅往諸羅山與鳳山。一簍換十車，看誰先停簍停車，誰就輸了，水仙宮重脩費用就由這局的贏家自出。」老頭家腦筋裡撥動著那個如意算盤。

酒席上各家行號都面面相覷，這樣的比法簡直是豪賭，稍一不慎可是損失慘重。

「就同意你這個比法。」蘇老闆交代了旁邊陪同他過來辦事的僱工阿貴，拿來紙與筆，雙方立刻就在水仙尊王的面前畫押作契。

從第二天開始，李萬利大門金興順就成了臺灣府家喻戶曉的戲碼，李萬利商號分別在大天后宮、大上帝廟、海會寺招募羅漢腳和一般苦力；金興順也不甘示弱，在城隍廟、小天后宮、關帝廟前招募民工。從當天開始，固定時刻，李萬利商號就派出苦力挑擔一整簍青糖往水仙宮方向而去，和金興順的管家點收後，就倒入水仙宮前的大海；相反的，金興順也在同一時刻，遣出十輛牛車，載滿布疋，金興順的僱工阿貴和李萬利的家長對點後，分別往諸羅山和鳳山的方向出發。兩商大門法不但驚動整個臺灣府，幾乎全府所有民工人力，全給這兩個商號聘走，甚至連全府的牛車和竹簍都缺工缺貨，十里的糖廊糖坊全天趕工，四坊的布店布莊整天休業。連續三天，水仙宮前的海面，出現了奇怪的泡泡，緊接著一大群海魚屍體就漂在水面上，幾天的腥臭讓人作嘔。順著南北大道，往北往南的牛車隊伍，後頭跟著好奇的孩童追逐著，李萬利把牛車驅運到諸羅山和鳳山後，就找了布莊將布疋賣了，然後回頭收購了諸羅山和鳳山兩地的糖。金興順這邊則是不停的自廈門、泉州、漳州等地調遣布疋。

兩商鬥法十天後的結果，府內買不到布，諸羅山和鳳山也開始缺糖。這下可驚動了臺灣廈門道，下令說要撤辦這件事情。結果尚未公諭，短短不到十二天的時間，金興順商號就籌不出布疋來了，原因是商號轄下的一艘商船金順發，從廈門載布衣、布疋出發，原定應在這幾日就該到鹿耳門，但卻始終未入鹿耳門港，才勉強結束了這個僵局。這齣鬧劇讓臺灣府缺糖又缺布，缺工也缺車，現在總算安然落幕，眾商號才開始要看後頭的好戲。

水仙宮前眾人集會，老頭家算盤打得精，這次鬥法雖有損失，但核算起來還不算嚴重，其實也要感謝水仙尊王的保佑，阻卻了金興順的商船入港，才能讓比賽提早結束，老頭家現在可是名氣響亮，李萬利字號上達諸羅山、笨港，南抵打狗、鳳山：「這場比賽算是我贏，神明可鑒。蘇老闆，你應該沒話可說吧！」

蘇老闆吹鬍子瞪眼睛，咬牙切齒地凝望了李萬利的老頭家，一臉如喪考妣，匆匆忙忙帶著自家的總管僱工，還非常在意身邊的排場，怒氣沖沖地拂袖離開了水仙宮。果不其然，因為這次大門法，李萬利商號輕傷，但金興順商號卻是重傷，李萬利還能變賣部份布疋，贖回本錢繼續經營。但金興順以布換糖後，最後卻全部填進大海，餵了東海龍王，不但蝕了布疋的本錢，為了爭這一口氣，還散盡了家財。原本金興順是萬丈高樓平地起，現在也全成了樓倒房塌的泡沫幻影，府內

各商家都笑蘇老闆，是觀世音菩薩跟前的散財童子，是太上老君座下的大笨牛。怎會隨著李萬利那個狂人起舞，過了數日之後，金興順就遣散了自家夥計，變賣了地產房舍，從此一蹶不振了。

「阿輝，你把那個人叫過來吧！」少年頭家聽到家長這麼一說，深知這是父親當年所犯下的錯誤，原本好好的府內布商，竟然被金萬利弄得倒閉一途，行號裡還有那麼多人吃飯糊口，現在全淪落街肆，實在也說不過去。

現在能做的，便是做一些補救，如果那些潦倒窮途是因李萬利而產生，現在就讓李萬利來幫助這群人。兩個李萬利的僱工上前勸說，那個人推託之下，才勉強被李萬利商號的僱工帶到少年頭家跟前，李達看他的模樣，雖是蓬頭垢面，但氣宇不凡，頗有架勢：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

「阿貴！」他說：「金興順上下都叫我阿貴。」

「聽你的口音，是漳州人呀？認得字嗎？會做甚麼事？」少年頭家問著。

他點點頭，然後抬起頭來看看少年頭家：「漳州長泰縣，只認得幾個字。一些粗活都能做，之前也在衙役裡當過馬車伕。」

「我看你就到我們家工作好了，我請阿輝給你在棧房裡安插一些工作。」少年頭家看了一眼家長，示意了一下，阿輝點點頭，拿了個一些龍鬚糖給他吃。阿貴還是低著頭，不發一語，少了一些自信。原本少年頭家還想開口，卻聽見有人正在喊他。

「李家少爺，李家少爺。您怎麼還站在那裡啊。」水仙宮的主事一路跑出廟門，急忙到他面前：「所有人就等您獻香獻果，還請快些進到宮中，大殿上就欠尊駕。」

少年頭家交代了家長，要他請人先帶阿貴回李萬利，給他換上舒適的衣物，不可虧待了人家。

廟內三川殿貼上各商各賈捐金獻銀的數目，高高寫在牆面的紅紙條上，不是寫著「東安坊某某商號某某捐多少銅錢」、就是寫「西定坊某某行號某某捐多少銀錠」等，其中李萬利商號以李捷之的名義捐出，高懸在紅紙條之首。眾商一路排開，依據各路獻金供銀多寡，排列順序。李萬利本次供銀最多，加上之前協助廟裡翻修增建的部份，自然站到第一排前面，他才十六歲，同一列伍裡的人，年紀不是可以當他父親，就是可當他的祖父，眼見這個「小老弟」站到頭排來，有些人很不是滋味，臉上擺出了嗤之以鼻的態度。臺灣廈門道陳瓊擔任水仙宮的主祭官，他看了一眼李達，笑了一聲，說了一句帶著海康雷州腔的官話：「年紀輕輕就當了頭家，不簡單。」

李達看那大老爺有點黝黑的臉龐，就想起了真武廟裡玄天上帝的模樣，他趕緊縮回身子站好，等候主祭官上香。

獻香典禮隆重簡單，祭典之後陳瓊坐上酒席的主桌，他站起身子說到：「臺廈之間交流頻繁，然地方上仍有些不安定。在座各位富戶都是受水仙尊王庇祐，

而能鴻圖大展，事業有成。我雖奉當今聖上之命，來此任仕，但三年五載隨官職嬗遞，此份緣誼也不知能否再續。今日乘水仙尊王壽誕的好日子，與各位聚首，就是希望各位頭家能合夥互惠，相互協助……。」

酒席上各號各頭家都竊竊私語著，以往商人們都是單打獨鬥，獨來獨往，各自經營，現在要怎麼讓這些修身自好的商人「合夥互惠」，又怎麼個「相互協助」法？都讓人丈二金剛，摸不著頭緒。

「如果各位同意，可以糾行成會，建立行業公所或同鄉會館，上可建立規矩，保障行規；下可仗義平匪，穩定治安。」陳瓊說著他的想法。

李達看著大老爺說話的模樣，非常羨慕他的氣度與風範，立刻站起身子應和：「大老爺說得道理，若我們各行各號能同心協力，凝沙成塔，定能壯大『九八行』的規模。」

「九八行」是當時對躉物散貨的進出口行商所做的稱呼，水仙宮內七八成商賈，大多做著九八行的生意，多能深感外有海盜、內有價格競逐的風險，但席上眾商賈對李萬利商號的態度並不友善，肇因於老頭家之前的為人敝帚自珍，個性古怪，對同行攻訐不斷，做人處事不夠正派，就如李萬利上次與金興順的大鬥法，眾行號們看在眼裡，全都笑在心裡，李蘇大戰是老烏龜撞見了醜龜魚，也只有金興順的蘇老闆才會上這樣的當。現在李萬利的當家不同了，新來的說話軟綿綿煞是好聽，假裝自己是讀過書的聖人，但老王八出得一個龜兒子，老狐仙傍得小狐狸，現在李萬利換了頭家，新當家的說起話來不慍不火，但這個小狐狸肯定有些古怪，肯定是在打哪面陰險的如意算盤：「話說得好聽，誰來領教頭牌？」

李達一聽此話，便知道是大家在當眾羞辱他，他一點都不生氣，看了一下發聲的是陳永福商號的頭家，李達對他一笑：「陳老闆德高望重，若願意高舉頭旗，李萬利自當願意配合。」

「說得比唱曲子還好聽，你們李萬利老頭家處處在商場上和我們作對，走了一個閻羅王，來了一個青面鬼，現在讓你這個乳臭未乾傢伙說三道四，也不惦記自己幾斤幾兩。」席間還有其他商號出聲批駁，讓整個氣氛頓時尷尬起來。

「各位頭家，讓我做做公親。不如向水仙尊王請益，以擲筊方式橫斷。我認為不如先籌個『九八行會所』，單純做商資海象情報的交流。在這裡有水仙的見證，眾行號肝膽相照，不作欺瞞之事，否則必受水仙的責罰。此會所也可聯絡眾商號的感情。也可先別分頭尾，在會所裡大家都是大頭家。」水仙宮的主事說了這樣一段話。既然廟方都這麼說，看在神明的面子上，大家也就不提其他的事情了。

李達和幾個僱工緩緩地走回自家的行號，確實是有些喪氣，他進到家中，先洗了把臉，便到棧房裡去走走看看，家裡幾個家丁，已經幫阿貴換上了新的衣服，梳洗之後容光煥發，阿貴和家裡面的其他僱工有說有笑，李達看著他，少了之前的羞澀退縮，多了一份自信與霸氣，總覺得他未來一定是個將才。阿輝陪著少年頭家，說這裡說那裡，指指點點說那個阿貴未來安插哪些工作，原本少年頭家並

沒有特別指示，但總覺得阿貴與其他僱工與眾不同，應該要重用他做一些甚麼，但總又有一種說不上來的防備，或許是透出的那股霸氣，心裡想著想著，就想到戰國時代的孟嘗君身上去了，或許是對阿貴第一眼的印象，轉過廂房後也就淡忘了這件事。

他和家長一路說說笑笑走出棧房往帳房而去，就看見帳房的老先生還在計算的帳簿冊子，原本不想打擾他的，但今天水仙宮發生的事情，讓他心裡有塊石頭壓住，使他快要喘不過氣來，最後還是忍不住，進到帳房裡和老先生攀談幾句。

「少年頭家您回來啦！」老先生看見李達和家長進到房裡，放下了點碼子的手，抬起頭來問了一聲：「有甚麼事情嗎？」

「噯！」李達一進來就倚在老先生的身旁：「老先生，有些事情想請教您。」

「請教不敢當，看頭家的臉色說話，今天頭家是不是有甚麼為難的地方？這樣吧，您不必說話，讓我來為您測一個字！」老先生端上一張紙，提上毛筆要少年頭家在上面寫出一個字：「心有所想，字有所占。這測字的文化始於周秦，盛於唐宋，以字料得吉凶，當以全體字型之意義為上，拆開湊合者次之……。」

老先生還沒說完，少年頭家已經寫完了一個字，老先生看了那個字，也就笑了出來，那就是一個和平的「和」字。老先生知道他今天面對了眾商號的挑戰，這是少年頭家的第一個戰場，商場之上亦競亦和、亦敵亦友。誰也沒有對錯，老頭家想連橫、少年頭家思合縱，不同人主事就不同結果，少年頭家竟然是這樣的心思，那想必這個字，是題也是解。

「所謂禾之眾口，留人一口，必當合和。」老先生指點著這個字。

「你也知道我在想甚麼？」少年頭家看著老先生的表情，自己也感覺到不好意思。

「少年頭家和老頭家想法和作法都不一樣，不過你的方法在這個時候也許是對的。治水方法各樣各式，鯀以石阻之、禹以渠疏之。所謂萬山不許一溪奔，攔得溪聲日夜喧。留些後路，或許真能『以和為貴』。」老先生說話頗富哲理，讓少年頭家頻頻點頭，最後的這句以「以和為貴」更是深得少年頭家的心意，想了想，想了想，轉結在最後的那個「貴」字身上，就想起了今天的那個僱工阿貴。

「對了，我今天見到一個人，氣宇軒昂，你也幫他測一測字，不知老先生意下如何？」

「樂意之至。」老先生站起身子，隨少年頭家和家長，三個人一路來到棧房。

還沒進到棧房門口，就聽到裡頭有人口作鈺鼓之聲，下頭七八個長工眾口鑠金，高呼「萬歲」，轉進房門一看，阿貴身上披了一件麻布，轉了個身子就像一位威風八面的大將軍，沒想到阿貴這麼快就和李萬利家的下人們打成了一片。

「怎麼地，這麼熱鬧？」家長問了一句。

眾人都說阿貴在扮演宋太祖趙匡胤，這回陳橋兵變，黃袍上身，看來就像個大將軍。少年頭家看著他滑稽的模樣，和家長兩人也都哈哈大笑起來。但老先生卻一臉嚴肅，他仔細端詳這個人，肥耳明目，明堂圓潤光滑，自有帝王的天相。

「阿貴，這是帳房的老先生。今天起你就是我們李萬利商號的僱工，我們家

老先生可是個測字高手，你不也認得幾個字，說一個字讓老先生為你占卜吉凶！」家長對阿貴說著。

阿貴脫下身上的麻布，走到老先生面前隨口說了一句：「那就幫我測測『友』這個字，我最喜歡結交朋友了。」

老先生臉上立刻顯現不祥的預感：「友！反字出頭，不吉。」

這一出口，少年頭家和家長都嚇了一跳，少年頭家追問了一句：「阿貴為人海派隨和，怎會有反？」

阿貴聽老先生這麼一說，自己也緊張起來：「少年頭家對我極好，我為何要反他？」他看了看少年頭家，心裡一陣緊張，自己原本是金興順的僱工，現在得少年頭家的緣份，而能有這份工作，他可不想再做羅漢腳，知恩圖報都來不及了，他還想招誰惹誰，現在聽老先生這樣一解讀，立刻改了口：「我說錯了，我不是要測『友』字，是時辰的『酉』字。」

老先生拿出腰際的算盤，點撥著上去下來，沉思了一會兒，最後說到：「酉字，九五之尊的『尊』字無首也無尾，此人有帝相卻無帝命，否極也。所謂酉為雞也，雞啼而復明，天淨而滅清。」

這白話越說越重，少年頭家聽得一身冷汗，話中句句珠璣，聽起來就像反臣賊子們的口號，每個字都是帶刀又帶劍：「老先生，您說得嚴重了。」

「我真的說錯了，不是友也不是酉，是有沒有的『有』！」阿貴僵硬的笑意更顯氣氛的詭譎。

「有字，有月無日也，若與前兩個字一起看，此事僅有十個月而已。」老先生解得短。聽他的說法，他不是個別解字，而是三個字解到同樣一件事情上去了。

「老先生您真愛說笑……。」少年頭家趕緊退出棧房，拉著家長與老先生兩人往大廳走去。

「老先生您所說的是何意？還請直鑒！」少年頭家高座明堂，直接問起話來。

「少年頭家莫生氣，小老兒所言句句有本。」老先生把算盤插回腰際，緩緩說到：「此人面相不凡，未來絕對是有一番事業。只可惜我們李萬利家只是個小水塘，不容鯤魚；細枝不能棲鳳凰，少年頭家還是儘早讓阿貴高飛才是。」

「我和阿貴很投緣，他看起來只比我大五、六歲，以這個年紀相論，應是我兄長。老先生剛剛所言，實在讓人難以信服。」少年頭家扳起臉孔，現在更像一個小皇帝了。

「少年頭家也別那麼生氣，反正阿貴這幾天就讓他先在棧房學習，我們會嚴加看管，絕對不會有亂子的。」家長看了老先生一眼。

「唉！」老先生深深地嘆了口氣：「也罷，也罷。反正他命裡註定的東西就不會改變，遲早就會走的。」

陳瓊心思著為官之道，一個人走進了道署內的「寓望園」，園內有前臺廈道

高拱乾興建的斐亭，陳瓊一路進入斐亭之中，外頭潮水轟隆隆，連綿之聲猶如千軍萬馬，自從高拱乾修了寓望園後，歷任的臺灣廈門道都當「斐亭聽濤」、「澄臺觀海」這兩處地方為絕世美景，寓望園內的樓閣庭園，總讓人流連忘返。他嘴裡吟唸著：「留得清風動去思，千竿湘碧影猗猗。何人喚起文同筆，有斐亭前畫衛詩。」

轉眼出了斐亭，往右後方的澄臺而去，登高望遠，海水潮流歷歷在目，依著欄杆：「澄臺上下樹婆娑，滿日殘陽動遠波。天水無痕同一碧，風帆如葉島如螺。」

正當陳瓊在忘我境界之時，道署內衙役通報，鹿耳門有一漁船，捕獲了一隻「晏公」，現在已經送到水仙宮前，陳瓊立刻皺起了眉頭，所謂「晏公」就是一種海怪，閩臺常有傳云，晏公是媽祖座前水闕仙班的十八神怪：其中晏公大神就是其一，相傳晏公常和海蛟勾結，突襲航行的船隻。身為地方的最高父母官，社稷安定是最大的責任，他換上了輕便的服裝，召集了衙內的轎班，匆匆往水仙宮的方向而去。

來到水仙宮前，眾人圍著地上的水怪議論紛紛，原本在碼頭卸物的李萬利家苦力，也湊過來幫忙，眾人用粗麻布合力將晏公從漁船抬到岸上。陳瓊一過來，所有人立刻喊著：「大老爺來了，快讓出一條路來。」

原本的人圈立刻出了一個開口，陳瓊進到內圍，空氣中立刻傳來一股腥臭，陳瓊看了一眼，著實嚇了一跳，這就是所謂的「晏公」？身長約兩人併臥，眼睛大如茶碟，全身銀鱗閃耀，似蛇似蛟，但也不是蛇也不是蛟。

「大老爺，捕獲晏公恐怕會有大災難啊！」幾個民眾出了聲音。

陳瓊皺起眉頭：「不可瞎說，這怎會是晏公？只是一條……魚？」身為父母官，實在也說不出這魚的名稱。陳瓊想起風物誌中提及的，南洋呂宋、暹羅一帶有在河口有一種魚，四腳大嘴，會吃人。再看看這尾晏公，嘴不大也沒有腳，肯定不是甚麼兇猛的怪獸。

「捕獲晏公的隔年，通常不是地大震，就是遭逢暴風雨，再不然就是……。」捕獲的漁民堅信著：「我父親也曾在笨港外海，捕到晏公，結果那幾年。」

「結果那幾年怎樣？」陳瓊問了一句。

漁民還支支吾吾不敢言說，旁邊有好事者補了一句：「東田尾出了一個吳球；臭祐莊出了一個劉卻。」

「不可胡說八道。」陳瓊疾言厲色，才止住了這段討論。「吳球」是十餘年前的一場民變，逆匪假借為前明遺裔，宣稱會五行遁法，預謀起事，最後有人向官府舉報，官府一舉擒獲七人，全數杖斃；「劉卻」拳腳自持，和無賴敵血為盟，其黨預謀不軌，襲擊下加冬、茅港尾等地，滋擾地方，後屯於急水溪畔，清軍北路參將聯合駐軍擊退逆匪，劉卻大敗，最後於笨港被捕，斬於市。

眾人議論紛紛，其中阿貴更是聽得入迷，他曾在金興順時就聽過這樣的傳說，在瑯嶠、沙馬磯頭人煙罕至之處，有一種魍魎水怪，凡是擒獲這種水怪的人，就能號令天下。於是他把脖子伸得更長了，想看清楚晏公的長相。

「傳令下去，任何人都不可胡說，編造故事影響地方的安寧，此『魚』先葬

於水仙宮後頭，我要祭祀天后娘娘、水仙尊王……。」陳瓊轉了個身子，回到轎子上，再三交代衙役，今天就要葬了這條「魚」。

阿貴心頭一陣歡喜，他也聽過「吳球」和「劉卻」的事蹟，但他總不認為他們是大逆匪，而是大英雄。想一想自己的姓氏，或許真的和前明的朱家有些甚麼關係。回到李萬利商號，整頓好棧貨，吃完飯，他洗了把臉後，就在僱工休息的廂房中悠悠睡去。

那天夜裡，阿貴做了一個夢：夢裡他看見了一個穿著明朝服飾的官吏，指著遙遠的地方，一個青靛色的山頭，他仔細地看著那個方向，小路上站著十八羅漢：降龍、伏虎、長眉、布袋、歡喜、笑獅、開心、挖耳羅漢等分立兩旁，他記得那條小路，彎過之後是往羅漢門的方向而去，從那個方向過去，就是深山了，他有點緊張，但並不害怕。一個紫霞照映在他臉上，他看見了溪水閃耀著五彩斑斕的色澤，兩旁的巨林之下開起了鮮豔的芝蘭，美的像鳳凰一樣的彩色鳥雀，拍拍翅膀飛到枝頭之上。一條溪魚緩緩地在水中逆游，穿過一個石頭縫之後，變化成了另一個形象，他清楚那個形象就是今天所見的「晏公」。他走進樹林裡，那株巨木之上寫了三個字，他認得那些字，其中一個是最複雜的字，便是他待過的金興順商號的「興」字，他唸出了那三個字：「中興王」。那個明朝的官吏對他一笑，然後以對皇帝所行的禮儀對他跪拜，站起身子後就消失在小路之上。

阿貴睜開眼睛，天已經亮了。從那天起，他內心就已經有所屬意。他做事勤快，在外也開始結交朋友，常常請碼頭的苦力們吃肉喝酒。苦力們也都稱呼阿貴是大哥，於是只要阿貴一聲令下，各路好漢就會自動聚攏，協助李萬利家的駁船填裝貨物。阿貴到李萬利商號這五個月來，做事積極又勤勞，少年頭家也很欣賞他做事的能力，很快就將他從棧房領班，調為貨物買辦。

以往李萬利商號經營臺灣府、臺灣縣到諸羅縣這一帶，全都是做糖業的生意，老頭家和大娘也就是因為前往笨港，而在抵達麻豆港前身亡的。阿貴向少年頭家提出了建議，李萬利不要只光作糖業生意，臺灣物產豐富：有豆、茶、油、菁、麻、苧、樟腦、薯榔等，甚至下淡水一帶還有許多檳榔，向陽處稱「檳榔」；向陰處稱「大腹」，與萆藤葉包在一起食用，可去瘴癘之氣。泉漳一帶嫁娶也用檳榔，或許出口這一類東西，頗富經濟價值。阿輝聽了並不建議，畢竟李萬利商號並未觸及這些物產，而且阿輝見過檳榔樹，從高高的樹上採收下來的檳榔，如何運到泉州、漳州，如何保持新鮮？臺廈貨物交流，大多是乾貨、布衣，從來沒有聽過使用新鮮的物產，別說運到廈門、泉州、漳州了，光是到了澎湖，檳榔就爛了、臭了。即使不是新鮮的物產，其他東西也不是那麼好經營，就拿油來說好了，要先收購落花生，然後交油行壓榨為油，光是這些事情的繁瑣就讓人心煩，更何況還有茶葉、大豆、樟腦，甚至還有苧麻。

但少年頭家想法和阿貴一致，他認為糖的事業畢竟有限，若能及早經營其他東西，對李萬利是有幫助的，但至於要經營哪些物產，還是有待商榷：「那你打算怎麼做？」

「我想考察下淡水一帶。」阿貴說著。

「為甚麼是那些地方？」少年頭家有些不解，下淡水的鳳山八社現在大多移入廣東籍人士，雖然臺灣府內也有許多廣東惠潮地區來臺僱工，但閩粵之間互有齟齬，那些地方畢竟也不是閩人屯區，李萬利的事業版圖也未曾到達那裡。早些年的李萬利和金興順大門法，往南趨去的織布牛車，確實打開了李萬利在鳳山一帶的知名度。但李萬利這些年並未跨入布疋的買賣，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少年頭家堅持的那個「和」字。跨足異業勢必和原有的行號競爭，在這之間的取捨如何掌握。

「下淡水雖然有許多廣籍屯民，但深山地區也有許多樹木，如果李萬利在下淡水也設立據點，也可就近取得木材。修船用的桅木、大吉等木材不必再由福州取得，下淡水地區丘陵之地也很適合種桑養蠶，未來也可製作衣帛。」阿貴滔滔不絕講著那些物產。

少年頭家聽他這麼說，想一想，不如就放手讓手讓他去試一試：「好吧！就讓你去下淡水走走看看吧！至於是否要在鳳山辦理分號，等你回來後我們便仔細商酌。」

「多謝頭家！」阿貴喜孜孜的表情全寫在臉上。

阿貴出門的那天，少年頭家、老先生和家長特別到門口去送他。李萬利這麼多工人來來去去、去去來來，從來沒有一個僱工出門遠辦，頭家會親自到門口目送。阿貴帶著十餘民僱工，三大輛牛車的貨物，準備上路。天空看來有點灰濛濛，少年頭家依稀可以感受到空氣中的微微冰涼和氣壓的變化：「該不會是有暴風雨將至吧！阿貴，還是你們緩個幾天後出門。」

「少年頭家不必擔心，這肯定不是暴風雨。應該是春天的涼風，或是梅雨的早至，如果下起雨，我們會找茅舍休息，不要緊的。」阿貴說著。

「不過一路上還是要小心……。」少年頭家叮嚀眾人。

阿貴點了點頭：「知道了。」他拿起細藤抽根輕輕地打在牛身上，板輪牛車發出了一個啟動前高亢且巨大的摩擦聲，那尖銳的轉轍聲，隨著巨輪的前進，漸漸變成厚實、沉重。聲音的轉換，活脫就像是住在地底的妖怪所發出的嘶吼、咆哮，從大到小、從粗到細、從強到弱，漸漸轉為低語與綿綿不絕的呻吟。

阿貴坐在頭車之上，雄壯威武、氣勢淋漓，十餘民僱工自願三到四人一組，圍繞在隊伍的前、中、後，三大輛板輪牛車之旁，人人伸手拿著削得尖尖的竹竿，擺出了陣仗，向頭家領了路錢，就像是阿貴的鐵衛隊一樣，工工整整地排列妥當。隊伍外頭還有許多街坊上的羅漢腳、和一些不知是良是痞，或打哪冒出來的閒雜人等，前來送行，遠遠看去就像是當朝的康熙大帝，準備「第七次」的南巡，阿貴一個人端坐在頭車之上好不氣派，好不威風。

所有僱工都心照不宣，大家端好武術拳腳陣勢，擺上架子。卻沒有一個人敢透漏自己從阿貴這裡，已經習得一些基本功夫。事實上，阿貴也並沒有將私底下教導過這些僱工兄弟們，「永春白鶴拳」這類武術的事情，跟少年頭家秉明清楚。

畢竟人往江湖裡走，多說話一些或多談論一些，總是不太方便。阿貴個性上豪爽，本來就喜歡這類拳腳功夫，港埠前、市場後，這道上來來走走，自然就會和這樣的事情比較親暱一些，加上他自己海闊天空的性格，和這些學問較低下的僱工們氣味相投，每天稱兄道弟、大碗喝酒、大口吃肉，身上若多了些盤纏，使幾個錢就能謀定僧俠劍客、綠林豪傑，縱然不花光積蓄，也不願意憑空換得一個「不識英雄也枉然」的感嘆。就因阿貴有這樣的英雄氣魄，使得他自然而然的，廣結了一些雞鳴狗盜的朋友。

多學點防身的功夫總是比較好的：每每在少年頭家面前，那個堆滿笑容諾諾稱是的面貌之下，那層陰暗負面的思想就會浮上腦海，阿貴在李萬利商號裡極受重用，但他並不滿意自己在李萬利裡的生活，出去闖蕩江湖、巡遊四海還是比較貼切與實際，或許是少年頭家比較文明，商辦門面裡還藏著點儒臭，但這不是阿貴自己的氣味。少年頭家對自己好，心裡惦記著，但多多少少也得提防著他們。

這幾年這樣使錢、交結朋友，自然培養出了自己身邊的一群人。養這樣一群人就是要區隔那些李萬利商號內想攔著他、堵著他的人，要不是看在少年頭家對自己真心好的份上，阿貴早就做出不利於李萬利商號的事情了。阿貴為人豪氣干雲，圍在他身邊的長工、僱工越來越多，人人都稱呼他是「小孟嘗」，眼前這裡頭出了個「小孟嘗」，縱使少年頭家自詡是個「魏無忌」，勢必光芒與鋒頭也要黯淡不少。

一個人就是這樣，眾星拱月之後則就迷失了方向，阿貴既然被人稱為小孟嘗，待在李萬利久了，自然也就想到了該有自己的「薛」地。因此這趟「旅程」，是阿貴處心加慮、積劃以久的事情，離開李萬利是不得不，也是必然要做出的一種選擇。

雖然少年頭家很信得過他，但阿貴並不信任李萬利家的那兩個門神。阿貴來了，李萬利商號內的風氣就不一樣了，工人們結拜、一起喝酒，三不五時踐練拳術，眾人皆知少年頭家不喜歡自己家的商號，去和那些地下組織、朋黨拳會攪和在一起、或和那些高舉反意的隱密團體有甚麼樣的瓜葛，畢竟出入門戶，還要看這上頭是誰開衙門店的，誰是當家掌櫃的，才不會砸了那口吃飯的碗。

商人本來就要做些有益商號的事情，要是被畫到豎旗謀反、藉寇齋盜那個面向上去，對未來的經營恐怕是弊大於利。話雖如此，這李萬利家打雜粗工的下人們，生活苦悶，要是解解小酒、賭個小錢，只要算得上安分，少年頭家也不至於會去過問工人們私底下的生活。可是老先生和家長阿輝可就不一樣，作為打理李萬利商號上下的左右手，一個扮黑臉，一個做白面，那倒是李萬利商號家的神荼鬱壘、韋馱伽藍，把門看得又緊又嚴，這裡上上下下長工們全都壓過手契、立過書狀、牽連保人，這一個謝必安、一個范無救，就像是陰司來的雙無常、青面鬼，怎麼都不會寬貸背地著李萬利家老規矩的人：喝酒、賭博、滋擾、互毆，少則扣薪扣銀，多則掃地出門。

前幾個月，阿輝在偶然地情況下，發現了長工們私底下拜起的「白鶴道人」，他惡狠狠地端起李萬利家規，將木主迎出了棧房。眾人氣憤難耐，原本打算包圍

李萬利正殿明堂。沒想到隔天，帳房的老先生竟然就親自出面了，以舉薦自家商號的名義，辦了場「送鶴法會」，他把商號上上下下的工人、奴僕、丫環們全叫過來，請來的道士高舉七星寶劍，頓於半空中劃起符籙，細細的咒語聲中，老先生來回踱了幾步：「這白鶴木主肯定是要送走的了。」

然後指著紙紮的凌霄寶殿，指揮著僱工將白鶴道人木主，安奉在那個紙糊的凌霄殿內，緊接著用朱砂寫了些東西在黃紙上，捲了一個紙圈，最末從案上的蠟燭上接取了火苗，送到紙做的凌霄殿上，不一會兒，整個凌霄寶殿便陷入熊熊大火之中。

「怎麼可以燒掉白鶴道人木主？」「怎這樣大膽，不怕遭神明責罰？」眾人皆議論紛紛，這些僱工兄弟們頗為不滿，下頭竊竊私語都說李萬利商號是怎樣對神祇不敬。

只見老先生泰然自若，過身子悠悠地說：「昨晚白鶴道人給我起了個夢，祂告訴我，有人在暗夜的竹林裡，說錯了切口……。」

阿貴心頭一驚，心裡想著這老先生怎麼會知道這樣的來歷？難不成……。

老先生又轉了個身子：「木立斗世六十年，太子十三來結義！」他立刻做了個左右手對頂的手勢，阿貴心中更是一驚，這個手勢在門會裡，至少也是個管堂總閣的角色。所謂一聞春典隱語，再說花堂結義，沒想到這老先生竟是「自己人」。阿貴在原籍時，也曾入過門會，但最後因犯了堂規，而被逐出家門。終期所在，心有所嚮。這一見熟悉的切口，魂魄全給那個老傢伙鉤了過去。

眾人本想要衝上前去毆打他，在人群正前方的阿貴，立刻伸出一隻胳膊，橫擋在大家面前：「不可，你們打不過爺爺的……。」

「大哥，他燒了咱們的祖師爺爺木主，這樣就算了？」下頭幾個長工鼓譟著。

「他剛剛的手勢，難道你們沒看見？」阿貴也舉起手來回頂禮：「先生說得有道理，這白鶴道人本來就是遊方四海，不容於此。」阿貴舉起左右手來，尾指上翹，眾人一看莫不驚駭，這是門會裡見到長輩所必須頂回的「玉蘭指」。阿貴臉色深凝，姿態看似多禮穩重，但他心中卻是冷汗直流，老先生到底是何方神聖？細細思量，這裡不管多少人動手，恐怕都打不過這個謎樣的老傢伙吧！這時，阿貴的腦海裡忽然有個念頭閃過，他想了一想，知道早些年福建廈門的百花堂裡，有個負責執鞭的總閣，一度要被舉薦為香主，但最後下落成謎。此人不但武功得得，還善通音律、戲曲、醫藥、書易、海象，幾乎包山包海，上通天文、下達地理，被眾人稱為百花堂裡的「藥地和尚」再世。但沒有人知道他為何消失，也沒有人知道他去了哪裡，難不成他來到了這裡……。

「白鶴道人說祂已經遊歷了龍湖巖、赤山堡，決定返回天界……。」老先生望了一眼陷入火海的白鶴道人的木主。接著舉手扣額，阿貴看著那老先生略彎的手掌，輕扣白額明堂，那捏出的最後的手勢，諾諾如兩枚含苞待放的水蓮，是個不折不扣的青蓮指，那是門會裡最崇敬的「送祖」手勢，幾個初入的，混在李萬利裡當長工的門會成員，個個莫不臉色驚懼，那個手勢是只有專門送鄭成功、陳永華這類先祖祭儀才會用到，而且還是在門會裡輩分極高的人才能用，一般總閣

還不行。阿貴心頭一驚，難不成他的身分不受限於總閣，而是更高於香主？

「真的是自己人？」「肯定是自己人！」底下竊竊私語著。

「各位都是在李萬利商號裡做夥，低調才是福氣，咱們李萬利商號講求一個『和』字，人和業務和、事和生意和，如果各位覺得李萬利這個小地方，不妥各路大英豪的身軀，理當自由離去，老朽絕不會為難各位英雄少年，但請不要讓咱們頭家有些甚麼困擾才好……。」老先生將雙手伸進袖子裡，這句話聽起來似諫也是恫、是勸亦是規。

阿貴的臉色並不好看，假使老先生也是門會的人，怎會去焚白鶴道人的木主？難不成他已經忘記了漢無中土、滿兒無頭的遺訓。還道這是李萬利家吃了清狗的甚麼好處，嚐了滿人的商機，循枉私利，現在反過來撲咬自己人？阿貴原本在阿輝家長沒收了白鶴木主當時，就想要衝上前去，讓他領教一下自己的能耐，現在情勢這樣發展，自己也愣了一下，好在當初沒有動手，否則恐怕早已沒了性命。這人高深莫測，是敵還是友？東拼西湊，越解越惑，他心思又回到早些年泉州、漳州，功夫了得的藥地和尚傳說上頭，這個緊緊握著的拳頭也就這樣鬆開來。他心裡還想著，這老傢伙到底是虎還是豹、是熊還是獅？

「阿貴，一路上小心！」少年頭家又叮嚀了一次。

「知道了。」坐在頭車上的阿貴嘴裡虛應故事，但他心裡可想，老子今天出來李萬利，就再也不會回來了，他看了一眼老先生，見他笑瞇瞇地不說一句話，肯定是黃鼠狼給雞餞行。

這趟遠行是阿貴朝思暮想許久的，連身邊的十餘名僱工，也都是平時跟他最要好夥伴，經過他自己經挑細選所決定的。在李萬利商號裡，還有老先生和阿輝這兩號人物，一個做為鷹眼、一個做為鷹爪，怎麼下手都不是。但說也奇怪，打從開始敘明這趟遠行的計劃，給少年頭家聽聞之後，老先生從頭到尾不但沒有反對，還在少年頭家面前盡說些好話，肯定就是想快些把自己掃出李萬利的家門。他那老傢伙說李萬利務必經營下淡水，讓阿貴去見見世面也是不錯的說詞，聽了就讓人噁心想吐。

果然是個老狐狸、還掛著那條大尾巴，現在允諾了他之前在送鶴法會上的話，阿貴心還是很不是滋味，心裡想著，嘴巴裡說出口：「嗟！這個老鬼到底在打什麼主意？」

阿貴隨著牛車越走越遠，心底真實的心聲，總算可以大方地吐出口來。出得府界，原本應一路往南的半路竹而去，這回阿貴照應所有人：「有人說過府往西而行，約三十至四十餘里路上，有一艘像是『龍船』的巨岩，高高插在半山腰上。」

「貴哥，你也聽說啦！聽說只要坐上了山上那艘龍船，就能順天應時，當上萬歲爺爺……。」眾人吆喝著。

「你們也想去啊！」阿貴揮起細藤，就像在驅動六匹駿馬，用了明黃絲綢編織車蓋的馬車：「那麼願意跟隨我去看『龍船石』的，就同我一起前進吧！」

眾人高舉竹竿，振臂歡呼。整個商隊偏離了正道，離開了官路，走向了未知的小徑。

老先生等阿貴一行人離去之後，便走進李萬利裡頭，嘴裡細細說著：「魯人獲麟以為不祥；塞翁失馬未必非福。」

少年頭家笑出口來：「先生這麼一說是何解？阿貴不在我身邊，肯定是不便多餘方便，怎會有福禍之說呢？」

阿輝也剛好走進屋子內，只見老先生一個人拿著算盤，點撥著這些損失，接著輕輕吟唱著小曲子，從音調中可以聽出他正在唱著一板三撩：「禍兮福之所倚；福兮禍之所伏」。

少年頭家看他一臉悽苦，不禁安慰他：「先生不用擔心，阿貴這麼大的人了，不會有事情。」

老先生停下了唱詞，但手仍沒有停下來的意思：「我不擔心他的安危，他現在安全的很。重要的是我們並不安全……。」

「這同我們是甚麼干係？」少年頭家可不解了：「阿貴到下淡水去買辦，是李萬利的福氣啊！」

這時天空已全然變紅，像血一樣的鮮紅，天空倏忽起了風信，少年頭家出門打探張望：「哎呀！這該不是強颶吧！」

「所謂正月、仲楊、姑洗、槐序發者為颶，蕤賓、林鐘、夷則、正秋發者謂颶。看來這強風應該會倏發倏止，應該為『颶』而非『颶』。」阿輝邊說邊著張羅李萬利大小成員，緊閉門窗。

「少年頭家恐怕要做足準備，這暴風雨可強的哩！所謂天有不測風雲、人有旦夕禍福，此風非颶也非颶、是颶也是颶，但會改變李萬利商號的業本，若不及早準備，這損失可就大嘍！」老先生意有所指，嘴上像是唸著算經口訣，食指一個橫畫算盤靠梁：「一去九進一、一退一還九，二一添作五，鳳凰雙展翅，籌算三盤清……。」

當晚果然風雨漸大，天空風起雲湧，聲勢驚人。水仙宮前的碼頭，點著漁燈的貨船漂來漂去，像是風兒吹動了天空裡的星星。

碼頭上大小商號的僱工忙得不可開交，四處都有人在叫喊著：「暴風雨來嘍！」「媽祖娘娘慈悲、媽祖娘娘慈悲……。」

少年頭家命令家丁護著油紙燈籠，廟門輕掩防止強風吹進宮中，少年頭家站在水仙宮中，先給水仙尊王上了一炷香，然後走出廟門到碼頭邊，夜裡還有微光，看著李萬利家人手齊備，該綁船樁的船、該運回倉庫的牛車、該分批進棧的貨物，大都打理齊全，他指示阿輝給那些僱工們多一些酒錢，卻沒有打算解散他們的意思：「各位我李萬利家的好哥哥、好朋友們，等一下我請阿輝多給你們一些盤纏，請各位再幫我李萬利商號一個忙，那邊還有些同夥商號的朋友們，正在苦惱著……。」

少年頭家指著旁邊的幾個商號老闆，大家都忙得不可開交：順德興布莊的老闆臉色凝重，任憑驟雨打濕牛車上的布衣；新益號的南北雜貨，還掛單在小船舶上，隨著起起伏伏的浪頭載浮載沉，那些雜貨可能隨時都會送給海龍王當見面禮，新益號的林大老闆不禁嘆息連連。

「我們李萬利家可不是個自私自利的商號，大家說是不是。」少年頭家說完後，收起了紙傘，跟大家一樣站在風雨中，家丁還護著微微發亮的油紙燈籠。李萬利家的長工們鬥志高昂，非常有組織地自動分成了好幾組，幫忙各號指揮牛車、拉動小船、固定樁索，淋得全身溼答答的新益號大老闆，感動得差點跪下地來，直在少年頭家面前連說感謝：「小老闆，你可真幫了我一個大忙。」

在李萬利商號內，老先生可也沒閒著，他攤開契書，沿途一大片廣闊無垠的平原，現在全數納入李萬利名下。這些土地買賣，他可也沒給少年頭家說清楚，但他知道這些新地方，是李萬利要躲過這場暴風雨的唯一機會。從新港社以北，到烏鬼厝以西，然後一直綿延到北方麻豆社、蕭社一帶，李萬利商號從那些要返回祖籍地的漢人手上，換來數千甲的契作地，當起了大墾主。這些地方若是全種上甘蔗，肯定也有現在李萬利東安坊基地，甘蔗種植面積的三倍之多，特別是烏鬼厝那個地方，正好位在這片廣大基地的正中央，東邊早已經種滿東印度公司延續至今的大片甘蔗園，但才適過此地，西邊就顯得荒涼貧瘠。

十幾年前，歐汪溪的前身歐王溪，才剛在這裡做了個大轉彎，經過這幾年改道、分流，合併之後又改道，已經逐漸偏往麻豆溪的方向而去，烏鬼厝的西邊盡是海埔新生地，土壤鹽分極高，以至於甘蔗在種在烏鬼厝以西的地方，都無法收成，加上這裡接續著早些年烏鬼傳說，讓西拉雅人對這裡敬而遠之。西拉雅人認定這裡作物無法生長，全是「烏鬼」在作祟，那些身體黑得透亮，紅毛人帶來的僱兵，死前充滿恨意的眼神，深植在廣大西拉雅族人心中。自從那些烏鬼死後，紅毛人治理時期的頭幾年，大目降社、新港社、麻豆社和蕭社陸續爆發了烏鬼瘟疫，死了幾百個西拉雅族人。

漢人、紅毛人和西拉雅人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，維持了這幾個世代既緊張又密切的關係，這個「烏鬼」事件就是早先紅毛人治理時代所稱的「麻豆溪事件」，紅毛人為了追捕三腳大爺海盜，結果有六十二名紅毛士兵，在新港社到麻豆社一帶，遭到麻豆社人假意幫忙，卻將之殲滅在麻豆溪。麻豆社人也逮捕了紅毛人帶來的大批「烏鬼傭兵」，和一名漢人通譯，麻豆社人見過漢人的模樣，但以前卻沒見過這些「烏鬼」的模樣，既驚憤又害怕，在頭目的默許之下，放走了苦苦求情的漢人通譯，卻殺盡了所有紅毛人的烏鬼傭兵於「烏鬼厝」這個地方。

這件事之後沒多久，就爆發的這樣大規模的瘟疫，麻豆社人心惶惶，尪姨問過老君研，牽曲唱了個曲頭，老祖在夜祭裡託了乩身，著附在尪姨的身上，降旨說那些烏鬼，是地獄派來散病灶的鬼魂，加上之後十餘年，紅毛人尤牛士牧師在這一帶宣教，卻藉機要報麻豆溪事件的一箭之仇，故意宣稱麻豆社頭目大腳弄要前往日本長崎，擔心十餘年前麻豆社大員王，和日本濱田彌兵衛聯手，打擊東印度公司的奴易茲事件重演，慫恿新港社人逮捕另一位麻豆社頭目三斗，接著荷蘭

人在赤崁調集大軍，浩浩蕩蕩開往麻豆社未暴先鎮，縱火燒毀了麻豆社人的房舍，加上新港社人與麻豆社也有過節，尾隨荷蘭人的腳步，進入社內殺絕了大量的麻豆社老弱婦孺，最後在一位老漢人的居中牽線下，麻豆社人和荷蘭人締和，於是荷蘭人就用非常便宜的價格，買到麻豆社人出脫的大片土地。

之後國姓公來了，這些土地又落入屯墾漢人的手中，但這些新移民的漢人，原本以為這樣廣大無垠的土地，肯定能創造些甚麼利頭，卻不知這些地方多為海埔新生地，因鹽分極高而種不出農作物，就這樣荒廢了一代、兩代的時間。現在清廷的鎖海政策已除，這群漢人決定返回原先的祖籍地泉州、漳州，老先生安排了好幾個書契，分別從這些打算離去的漢人身上取回契狀，用更高於附近土地的價格收購了這些大佃。

老先生知道，這些鹽分極高的土地，總有一天是要改變的，變成水草豐美之地。這種改變是劇烈快速的，而非緩慢溫吞的，那些等了一代、兩代，卻已經沒信心再等下去的漢人，不知道這樣的改變即將到來，他們是肯定吃虧的。別人不知道的事，老先生就是知道：特別是這些土地的最北邊是歐汪溪，這片平原上最大的溪流，它緩緩流出平原，和海外的北門嶼和馬沙嶼遙遙對望。這些改變全牽懸於這條河水之上，河水曾經改道過，那麼總有一天，註定還會再改道一次，滄海總能夠變換為桑田。

到了深夜，強風變成了傾盆大雨，這個雨勢相當驚人，就像是東海龍王敖廣、南海龍王敖欽、西海龍王敖閏、北海龍王敖順全來到這裡，把祂們手上全年管轄的雨水，全都一次倒在這片土地之上。

歐汪溪奔騰如馬，茅港尾的駐汛士兵見狀，立即通報千總，但大水來勢汹汹，先是衝破歐汪溪南堤防，大水朝南邊的方向而去，緊接著北方堤防也破，大水一路往北漫延到林鳳營、龜仔港等地，水勢浩浩蕩蕩，中途穿過官佃庄，大片分佃的官田全成了汪洋一片。不到一刻鐘的時間，歐汪溪主洪便抵達西港仔港，另一股大水轉繞過安定里，兩股大水在蘇厝甲匯流後，改往臺江內海而去。滾滾黃濁的大水，就像是註定要宣告臺江內海死期的水神判決，夾帶著大量山砂的巨洪，堵滿這曾經商舫如繁星的港津與海灣。

少年頭家在李萬利裡踱步著，將近兩個晚上與一個白晝的等待，約莫隔了一天後的四更天時，外頭風聲漸漸轉弱，但道署衙門那頭卻全沒消息。又過了兩個時辰，三班衙役連忙通知各坊商號大家，臺廈道陳瓊大老爺邀集各方至道署「寅賓館」一敘。少年頭家抵達署道，穿過大門，穿堂、花廳裡人聲鼎沸，六房堆高著泡爛的文牘公案，還有殘水黃泥的家具，東側的吏房、戶房、禮房，西側的兵房、刑房、工房，全都攤著溼答答的公文，書爺正在儀門挖洞的小神龕上祭拜著「蒼王」，但神龕上頭有一道明顯的水痕，顯然昨天夜裡和白晝，還有大前天晚上的大水，最高的水線大致就是到那個位置：約莫一個成年男子肚臍眼的上方一吋之處。此時譙樓上正好敲響了五更的更鼓，天還有點淡紫色，雖然天色還未全開，但風雨至少已經明顯去了八九成。

這大水來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府內到處都是黃泥爛路，可能是交通不方便、或各處災情慘烈，雖然已經通知，仍有七八成商號沒有來到，但府內重要的大家老闆、巨賈頭家與地方仕紳，因離官署較近，至少全都到齊了，光是這兩三成的賓客，寅賓館就已經看起來空間狹小、不是因為人多位少，主要還是因為環境雜沓凌亂，館內傢俱一蹋糊塗，空氣中一股水濕的腥臭味撲鼻而來，完全失去了官署的莊嚴和隆重。

少年頭家好不容易鑽進寅賓館，館外燈籠和館內四周蠟燭還亮著，可能是剛剛皂隸們才擺上去的。府內、附近縣內各大家早已陸續就坐，新益號老闆旁邊的長板凳還有個空缺，他眨眨眼睛示意是特別要保留給少年頭家，他雖然不好意思，但還是勉強穿過滿是爛泥黃土的地面，一屁股坐在那個板凳邊上，這一坐，他忽然還覺得屁股濕濕涼涼的，顯然這些椅子也還沒「乾」淨，雖然有點不自在，但看來此時也只能將就著使用了。

陳墮大老爺不一會兒就從偏門進來：「諸位朋友們，道署裡昨夜鬧水，還沒清理妥適，有請各位前來，失禮之處請多多包涵。」老爺坐在中間明堂處，話兒直接了當：「昨夜和前天的這場暴風雨，極其可怖，府內北、西等諸里，西港仔港以北、官佃、大龜肉以南，諸羅山等地皆已陷落，宛若水鄉，死傷不計其數。我已通令各汛千總，協助百姓復原。只是交通困難，諸羅山等地訊息尚且不明……。」

「大老爺，昨晚歐汪溪改道，大量泥沙湧進內海，今早我們家的長工們，就發現內海裡多了許多沙洲……。」德貴行的大老闆站起身子說話。

新益號的老闆也附和：「大老爺，這次大水帶來的泥沙，淤積內海嚴重。昨日鹿耳門外海以南也出現不少沙洲、海外的北線尾嶼和陸地已經快連合成一，水仙宮前的水灣港埠全是浮木，水深也已經下退到一個人高度，內海處處是沙洲，未來行船恐怕會更危險。」

「唉！這正是我苦惱之處，昨天這場大水，讓四鯤鯓、五鯤鯓、六鯤鯓、七鯤鯓全連成一個沙洲，僅剩鹿耳門港勉強能通行。像西港仔港、安定里港口全都塞住了，以後恐怕也不能行船了。」陳墮面有難色。

「我們還是要留兩條航道給內海，水仙宮這裡是最重要的航道，至少要確保水仙宮到鹿耳門、安平這兩段行船無虞。」德貴行老闆說完話後還是沒有坐下來，因為他大部分的產業全集中在水仙宮這一帶，要是水仙宮廢了港，那損失是難以計算的。

「那就請大夥有錢出錢、有力出力，共同來清沙排淤吧！」少年頭家也站起身子：「之前大老爺所說的籌設『九八行會所』，李萬利自當盡點綿薄之力，我們李萬利願意身先士卒，拿出去年一半的營收來辦理這件事情。」

眾人一聽盡皆驚駭，這李萬利家可是府內糖號大戶，若是真的拿出一半來，這事情成本也至少已有四、五成的規模了。

「該不會只是說著好聽吧！」還是有幾個商號老闆不相信，醜龜魚的龜兒子開口說人話了，該不會是鼯鼠想給自己背個功德碑吧。

新益號老闆正色：「李萬利家的小老闆絕對是正人君子，如果李萬利家出一半，我們新益號至少也出三成……。」

「李萬利家是正派經營……。」不少商號開始附和著，這些商號多半是這陣子受了李萬利家幫忙的老闆們。

會議上開始分成了兩派，糖商與一部份的南北貨商是支持李萬利商號這派，認為清淤疏道的工作，交給李萬利家來主持最為適當；另一派則是以前吃過李萬利家悶虧的商號，怎麼說就是要反對到底，李萬利已經是水仙宮的頭牌大戶，若是爐主舉事，一定也能掌握廟務。假若廟務、商務加上疏通航道的工務全給了李萬利家，他家包山又包海，那其他商家豈不要都喝西北風了。

他話裡好聽，未來航道完通，若是李萬利家來個此路是我開、此樹是我栽，大老爺睜一隻眼睛閉一隻眼睛，讓他家給全部過股商舫抽幾個船銀路費，那豈不把這個龜兒子餵得飽飽飽。

「疏通航道是行船的大事，難不成你我要壁壘分明？」新益號老闆這可生氣了：「如果大家無共識，要不就各自疏通自己的航道！」

此話一出，眾人議論紛紛。正中臺廈行老闆心懷，心中可是連連拍案叫絕著：沒想到龜兒子這般同我心意，自己不說一句話，卻張羅龜孫子替他出吭。

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何必分出個你我。」陳瓊大老爺臉色凝重。

「是啊，何必這麼做呢？」少年頭家也出了聲。

「我看李萬利是暗地裡竊喜，嘴巴說大家是一家人，背地裡慫恿新益號出聲分道揚鑣之事，我看這才是李萬利家的本意吧！」帶頭的臺廈行林老闆說：「就如你的願，以我臺廈行為首的行號，組個『臺廈南九八行』、你們李萬利組『臺廈北九八行』，我們修水仙宮港接安平在南水道；你們修水仙宮港接鹿耳門的北水道，以後我們井水不犯河水。我們南行的小船出南水道後，轉鹿耳門接駁大船，大家確認鹿耳門為公港，但南北各行經商以廈門為界，我南行僅做廈門以南諸港口的生意，你們北行做廈門以北諸港口的生意。」

「這樣也不錯！」新益號老闆拉起少年頭家的手：「我新益號舉薦李萬利為北行主簿……。」

底下約有六七成的行商站起身子：「我們自願要加入北行。」

臺廈行老闆不知會有這麼多人力挺李萬利，自己嚇了一大跳。不但臺廈行本身意外，連李萬利的少年頭家自己也感到意外：「不敢當！不敢當！我李捷之能力恐怕不夠，還請新益號陳老闆主持公道為是。」

「嗟！我哪有能力，我只出一張嘴。我可沒甚麼沒能力，臺廈行的林老闆和你格調差遠了，以後我們北行走我們的鹿耳門道，安平就讓他們去走就是了：他走他的陽關道，我們過我們的獨木橋。」

「唉！也只能這麼辦理了。我會辦理軍牒，要求各汛營兵、各路水軍，配合南北兩行眾家疏道事宜。」陳瓊頗為無奈，雖然不覺得妥當，但商場上有他們自己的做法，為官的也只能秉公處理。眼見局勢至此，就依這樣的計劃拍板定案。

少年頭家走出道署，就見到家裡的長工急急忙忙跑過來：「頭家！頭家！不好了，咱們李萬利的蔗田給大水沖毀了，早上各地陸續回報，武定里、永康里、廣儲東里、廣儲西里損失十餘萬石青糖；永豐里、新豐里、保大東里、保大西里、文賢里、仁德里、仁和里也損失十餘萬石青糖，加上……。」

「這個先別管，回去問過老先生，李萬利還有多少銀錢，先拿家當一半出來處理疏通航道的事情。」少年頭家一點也不擔心損失，而是將疏通航道之事，放在頭等的位置之上。

「老先生一大早就出門了！」長工說著。

「出門了？他去哪裡？」少年頭家不禁疑問起來。

「我見老先生一大早就往北走，應該是善化里接近官佃一帶，那裡昨晚全在大水之中。」

「水退了嗎？」少年頭家可擔心了：「老先生為何去那些地方？」

「水應該還沒盡，早上許多地方都還是爛泥巴地。」長工說著。

「幫我準備抬轎，我們跟去看看。」少年頭家招呼人手，兩三個長工緊急跑回李萬利商號，準備一頂抬轎過來。

走了將近一個半時辰的路程，少年頭家的抬轎終於來到烏鬼厝附近。荒原惡水，泥黃帶黑的土地覆蓋了一切，抬轎的長工忍不住說：「頭家，這路全給泥水堵住了，若是再過去，我們都會陷進爛泥裡。」

「知道了，讓我下來吧！」他才剛說完話，就發現泥水地邊的草叢中，有個東西在蠕動，他定睛一看，是一個穿著白衣，全身沾滿泥土的少女，全身濕漉漉的瑟縮在那裏。

兩個長工把肩上的抬轎放了下來，高高坐在竹轎椅子上的少年頭家，從一個人身的高度上，下落到地面來：「你們去瞧瞧，那是哪家的小姐，怎麼在那裡？」

李萬利家的長工，頭裹著皂色的頭巾，全身沾著黃黑色的泥土，粗手粗腳地跑到草叢裡，醜陋黝黑的臉，張開缺了門牙的嘴巴：「小姐！小姐！」

那個女子緩緩地睜開眼睛，她看見了那張臉，忍不住叫出聲音：「走開，走開，不要過來。」

「哎呀，我不是什麼惡人。我是李萬利家的長工，我叫黑狗。」他笑得更尷尬，看起來更淫邪了。

少年頭家走了過來，他身上的錦衣也全沾上了泥土，但白皙的臉龐尤然丰俊：「請問是哪家的小姐，怎麼一個人獨自在這裡？敢問小姐芳名？」

少年頭家看著她的穿著，臉龐和身材，看來約莫大自己幾歲，算起來也該有十八、九歲了吧！白色的衣服裹著那美若天仙的臉孔，零散的頭髮、驚恐的臉蛋，就像是天女落入了凡間，給凡夫俗子見著了面似的。少年頭家看了看她的那雙腳，是個天足大腳的女孩，肯定不是漢人。

黑狗也意會到了：「少年頭家，您瞧這娘子天足大腳，肯定是個番女。」

少年頭家不能理解，若是番女，怎會穿著錦衣華服，又怎會淪落此地。那個

女孩不說一句話，眼淚就這樣汨汨流了出來，她嘴裡喃喃說著：「沒有了，就這樣沒有了。」

原來她是善化里蘇姓大家，自番族裡買來的丫環。原本就天生大足，加上她面容姣好，蘇家人就把她當自己的女兒養，從小就和蘇家的兩個姐姐在一起。這兩天的大水，一路湧進宅院裡，蘇家漢人的兩個女兒全都纏了小腳，不利逃生，就這樣給大水沖走了。她翻過圍牆，鑽到一個木門板後面，最後抱著大門板，一路漂到岸邊。此時，她已經氣力脫盡，緩緩地爬到草叢中，最後悠悠地睡去，但她始終沒有睡沉，就擔心大水再度來襲，隨時會把她沖走。

少年頭家正要說話，就見到老先生那頂抬轎出現在土壟上，由遠漸近。家裡兩個長工扛著他，穿過高高的塹地，往這裡走過來，老先生說話中氣十足：「先把這姑娘送回李萬利吧，招呼家裡的丫環們，先給她燒個熱水，讓她洗洗澡，洗澡水內要放八兩的麻黃、桂枝，五兩川芎、薏苡仁，之後再讓她飲一杯煎乾了的老薑湯就可以了。」

「哎呀，是老先生。黑狗，快照先生說的去做。」少年頭家這時心裡的大石頭也落了下來：「您沒事那是最好。」

「頭家不必擔心我，我只是來看看我們李萬利家的土地，這老天爺已經幫我們理完田地了。」老先生說著。

「李萬利家的土地？咱們家何時在這一區有掛佃？」少年頭家說著。

老先生在抬轎上指著四方，從那裏到這裡，從這裡再到那裏，眼前所及絕大部分被黃砂與黑泥水覆蓋的土地，現在都已經是李萬利家的資產了。

少年頭家驚訝地說不出話來，這片土地至少就有東安坊外、仁德里田地的三至五倍大，若是老先生說的屬實，更北方之外的那些土地，全部加起來是現在李萬利所擁有田佃的十餘倍之多。

「有請小姐上轎，小的黑狗這廂有禮了！」黑狗笑嘻嘻地攤開掛著黑垢指甲的手，迎著那個小姐上抬轎：「小姐不要給我這粗人給嚇到了，小的心思也是很細膩的。」

說著這樣的話，其他三個長工都笑了。

「黑狗！都什麼時候了，你還在尋人家小姐開心。」少年頭家正色起來。

「是！是！是，我們這就送小姐回李萬利去。」黑狗趕緊正經起來。

目送著那個女孩的身影離去，少年頭家猶然惦記著：「老先生說這些地方是我們李萬利家的土地，此話從何說起？」

「頭家不必驚躁，讓老朽給您話說從頭。」他示意下放抬轎，站到地面上，一五一十地把這事情的經過，說了分明。

只是少年頭家仍有不解，李萬利在老頭家時代，已經打下了很穩固的基礎，為何還需要這麼多土地來充數：「這麼多土地是何意義，還請先生明鑒。」

「所謂狡兔有三窟，僅得免其死耳。今李萬利有一窟，未得高枕而臥，此地亦即為李萬利之二窟……。」老先生指著廣大的土地，就像是穩重的軍師一樣精明幹練，若是給他個羽扇，或給他戴上個綸巾，或許真的就是孔明再世也說不一

定。

「我李萬利家不與人交惡，何須三窟？」少年頭家說著。

「少年頭家有所不知，疏通航道，還需大筆資金，明年此時，此地必然豐收，屆時李萬利方能平衡收支。」老先生眼睛忽然一亮。

少年頭家心頭一驚，是誰跟他說明了李萬利，打算接手疏通內海航道的工務，難不成剛剛黑狗，還是哪個長工先跟他說了明白？

「頭家不必懷疑，李萬利會接手這個任務，老朽早已算計到了。咱們身為大戶商家，算盤一定要核計精確，才不會蝕本。今年是疏通航道的頭年，或許會賠一些。但老朽相信，不久就會回補營利了。」

他瘦乾乾的身影，讓少年頭家一度以為他是哪個仙風道骨的再世道公：「我們李萬利家有先生這樣的帳房，肯定是不會虧本的，有老先生在，真是李萬利家的福氣啊！」

「頭家過獎了，我們這就返回府內吧！招募民工之事，還得從長計議。」老先生說著：「請頭家上轎。」

少年頭家看著僅剩一頂的抬轎，搖搖頭：「先生比較辛苦，這轎子就您坐吧！」

「這不成體統，如果頭家不坐抬轎，老朽也不會坐。」老先生恭下身子回禮。

「這可不行，先生不坐轎子，我一個人坐在抬轎上面顛懸著，心裡也是七上八下的，要是先生不坐，我就賴著不走。」少年頭家擺出了一個孩童的撒嬌與稚氣。

「這可不行！」老先生尷尬的說著。

「唉喲，少年頭家和帳房老先生，你們倆個都不坐，那我們這竹製的抬轎可得一路空蕩蕩地回去……。」長工們露出了不解的表情：「我看老先生您還是上座吧！看在咱們少年頭家心裡繫著你的份上！」

拗不過這般盛情，老先生只好點了頭，上了抬轎。

蘇巧巧換上了精緻的女裝，梳理了頭髮，就像是九天仙女下了凡塵。下人們竊竊私語著，這女孃是番女嗎？皮膚白的像細鹽鹵、嘴唇紅的像赤酒糟，怎麼看都像個受過教養的漢人女子。

和老先生討論完招募民工的事宜後，正巧撞見走出廂房的蘇巧巧。在幾個丫環的簇擁下，慢慢地走到少年頭家跟前，她行了個禮：「多謝李郎相救。」

眼見天女般的身影，李達內心撲通撲通的跳著：「娘子身體好多了嗎？」

「多謝李郎關心，小娘子身體無恙。」她沉下頭，抿著嘴，氣色中還是帶著點哀愁。

「好姐姐，妳就不要傷心了。如果妳不嫌棄，請娘子就在我李萬利家住下來吧！」李達說得口乾舌燥，臉色原本不說不紅，但越說越紅，整個白底嫩肉變成了紅通通的粉桃。

丫環們吱吱喳喳地笑著，都說第一次看見少年頭家害羞的表情，就像是戲班子裡陳三給黃五娘的荔枝打到了腦袋，魂魄全給她勾走了。細語中有人說著：嫁豬嫁狗，不如跟陳三走。

這下連蘇巧巧也羞紅桃花般的人面。

府內各行號開始貼出招募民工的示榜，為了祈福禳災，地方父母官全都出席了水醮大典，陳瓚擔任主祭官，大典就設置在水仙宮正前方，從起鼓、奏章、祝聖、到安請水官大帝大禹入寶座，誦北斗真經，五雷燈科儀，安祀風、雨、雷、電諸神，沿著水仙宮兩側展延而去的大街，家家戶戶都設出香案。

大老爺祭拜完水神後，天空忽然出現了一個日暈，在太陽周遭產出一道白色的光環，感覺就像海會寺裡的彌勒大佛腦門後的圓光，眾人立刻跪地叩拜。不到一會兒，日暈消散。陳瓚總算定下心來，他轉了個身：「諸位朋友，我眉川在臺灣任職這三年來，有各位的幫忙，施政順利。今日發生如此災厄，眉川向上天乞憐，待望上蒼、水路諸神庇佑我大清子民消災去厄。今日，也將是我與諸位最後一次相聚，自我上任臺灣來，不借京債、不帶馱子，一切從簡、從善、從民，如今三年任滿，已接到吏部的公牒，這幾日就要動身回京銓選。」

聽到這裡，有些百姓不禁落下了眼淚，陳大老爺是這幾任官員，最清廉親民的一位，如今府內遭逢巨厄，長官又要解職回京，都讓人感覺到一種風雨飄搖中的不確定感。

之後新任臺廈道梁文科就任，接續著陳瓚的政策，他原籍奉天府，正白旗的漢人，雖然做事不如陳大老爺般清廉勤快，但也不會誤差到哪兒去。只是做人做事，較為乖張。上任之初，就籌議撥款協助風災後建廟修亭之事，梁文科身為正白旗漢軍，對幽冥之事頗為迷信，上了大井頭後，還沒見過府城隍爺爺，就要轎夫繞著各坊寺廟周轉，好似自身就是王爺出巡一般：先是尖山南坡上的觀音亭，接著聽說陳瓚大老爺，在東安坊永康里龍泉井蓋了一間彌陀室，就要轎夫抬著他，一個隊伍浩浩蕩蕩去看這寺廟的規模。

「彌陀『室』，這規模比我老家奉天府的托塔天王廟還小，這蓋廟蓋亭總要有章有法，哪有天安門比十王府家大門還小的道理？這無量佛有無量佛的規矩、覺有情有覺有情的規矩，不能觀音輸給天王、如來輸給普賢。看這模樣，這可不行，要撥些經費給這彌陀增建幾個廂房。蓋完之後就順勢改了名，叫彌陀『寺』吧！我可不想在我任內，留個似是而非的政績、弄個似室既非寺、是寺而是室的東西。」

梁大老爺有心想墊一墊上一任大老爺的重量，好歹自己也是個正四品的官，來臺灣辦理監司，攝兵備道，管政又管兵，可不為說是一個化外之地的「臺灣王」，他的自信與霸氣，來自那當旗軍的氣魄，現在別說是彌陀寺，就算是整個西方極樂世界要他蓋出來，也沒有問題。

「是！是！大老爺說得是。」臺灣鎮總兵連連稱是。

「大老爺，這府內才剛鬧過大水災，現階段民心惶惶，不適合動支太多費用……。」臺灣府知府畢恭畢敬地說著。

「這可就奇怪了，臺灣是你的『府』在管理呢？還是我『道』在管理？」梁

大老爺有點生氣，故意顯顯官威：「諸羅縣、鳳山縣的縣境就夠你管了，我牽制幾個綠營、走走四坊，也只能這樣巡一巡、看一看，你只管給幾個修廟的錢兒，提點捐輸築亭的銀子，就是近期鬧了水患，才要過問神明的事……。不過話說回來，你這從四品的官，還可理會我這正四品的官呀！現在是你在監司還是在監司？」

「是青天大老爺在管理！小職知錯了。」臺灣知府的腰彎得更低了。

去過關帝廳後，轉來轉去，最後轉到岳帝廟，梁大老爺出生於北方的盛京，之前才任於福建，六班大官來來去去，這宦海浮浮沉沉，不是一般人可以想像的：除班、補班、轉班、改班、升班、調班，這明清兩朝皆是如此。這各省各衙不得出仕於自家省分的官吏，因此有「南人官北、北人官南」的說法，梁大老爺出生北方，自然只配出仕於南方。摯籤大選之時，原以為自己會中西南，結果卻中福建鹽驛道，官場上有云「時運通，摯二東；通又通，摯廣東；時運低，摯四西；低又低、摯廣西；下又下，泉漳廈；下下下，摯臺廈」，此話就是說，時運好的官吏，會抽到山東和廣東，此兩地河多港多海口多，開通得早，鹽鐵豐盛，人民生活富足，其中最肥的就是廣東；若是時運不佳，拈鬮至山西、陝西、江西、廣西四地，那是淒慘落魄，其中最慘的便是廣西。至於福建一帶就屬泉州、漳州、廈門，雖然也是河海發達，但此地早有南明勢力的殘餘，這幾處地方海盜也多，若是中了福建，相對擔任「臺廈道」的機會就高，時運最下的就是擔任臺廈道這個職務了，臺灣這裡聽說番多、變多、海盜多，年年颶風、時時地裂，刻刻瘟疫，在這裡任官真是下之最下。

梁老爺上岸之時，早有聽說岳帝廟的打城活動，就突然有感自己人生的波瀾曲折：「人人都說臺灣府的嶽帝廟『打城』，挺有意思的，給我說一說怎麼一回事。」梁文科指著臺灣知府，要他會報。

知府不敢怠慢，緩緩地說：「東安坊的岳帝廟是鄭經時期起造的，時與西南的三藩反賊連成想連成一氣，臺灣多瘴毒，鄭家軍當時為了消災除厄，在此搭蓋草庵供奉東嶽大帝。臺灣歸復我大清之後，小職之前的蔣毓英知府，特重修此廟，十三年前又增加了左護龍……。攻打枉死城是岳帝廟的傳統，諸如家事不順、諸事不寧，男未婚而女未嫁死亡、流胎、難產婦女、四十歲前因意外而終寂者，多半於中元時節，在此地進行『打城』活動。首先請神調營，然後落地府、藥王治病、超度念懺、牽亡相會、送亡送神。東嶽大帝又稱『泰山府君』，統轄天下五嶽，主管人間福禍、是陰間最高的神祇，統御十殿閻君：第一殿廣秦王，司人間陽壽、統管禍福吉凶；第二殿楚江王，司寒冰地獄；第三殿宋帝王，司黑繩地獄；第四殿五官王，司血池地獄；第五殿森羅王，司叫喚地獄；第六殿的卞城王，司大叫喚大地獄；第七殿的泰山王，司肉醬地獄；第八殿都市王，司悶鍋地獄；第九殿平等王，司阿鼻地獄；第十殿輪轉王，司輪迴轉世，統善惡審核之事。其中第六殿的卞城王，所司的大叫喚大地獄，又叫『枉死城』，枉死之人盡皆枷鎖於此，而打城，正是破滅此城……。」

「甚好，甚好。說得清楚明白，這下次打城法懺，我親自來主持。」梁大老爺捋著鬚鬚，胸前的章補裡的雲雁神氣活現，看起來就像要飛出官服，飛出來叮啣著那一百零八顆朝珠中，四顆最大的分珠。梁大老爺呵呵地笑著，下垂的紀念就在他的官服上晃過來又晃過去。頂戴的青金石，亮閃閃地，出身正白旗的他，一個單眼花翎懸在頂戴緣外，看來又顯眼又威風：「去了彌陀寺，又來岳帝廟，這三界三元，上有天界、下有地界，天界地界都已經慰問過，這臺灣府裡司掌水界的，是哪個大殿，哪間大廟啊？」

「大人，是水仙宮！」知府恭恭敬敬地說著，就好像在侍奉皇帝一樣。

「那好，就去水仙宮，我要給水神上上香，要這四海平安。」梁大老爺鑽回官轎，儀仗長隨就近準備。

臺灣府轉過身子，對臺灣鎮總兵看了一眼，文武兩官面面相覷，知府嘆了一口氣，像蚊子般小聲地說：「這老大爺真難伺候。」

「只差你沒對他喊一聲爹爹……。」知府側過身子，又補了一句。

「嗟，你去喊他爺爺吧！」總兵也回了一句。

水仙宮前搭起了竹棚，蓋上了茅草屋頂，水仙宮旁挖了五個大坑，作為旱塢，府內造船的工匠都被請來此處建造「濬河船」，自宋代開始，就有體制這濬河船的規格：兩船定泊在清淤的航道上，一條長繩繫掛在兩船之間，繩子中間擺設長八尺、齒長兩尺的木杷，並繫著石塊增加重量，然後投到水底。另一船轉動轆轤，讓木杷緩緩前進進行除沙，藉以分段疏濬。

府內各大戶都在招募民工，許多匠坊也開始趕製大齒的濬沙杷，在水仙宮前處處可聽見槌聲、鋸木聲、吵嚷聲。

「唉唷！這是怎麼地，這麼熱鬧？」梁大老爺來到水仙宮前，下來官轎。

「大人，這是在準備疏濬的工作。」知府上前向梁大人說明了原委。

「這主持的是哪家哪號啊？」梁大老爺說著。

知府立刻說：「北航道是李萬利、南航道是臺廈行。」

「去把他們兩家給我找過來！」梁大人指指點點的。

不一會兒，長隨們便找來了李萬利的少年頭家和臺廈行林老闆。

「臺廈行？這商號怎和本道官銜相同，這樣不避諱還可得了。難道你不知道觀世音遇到了唐太宗，都要改幾個字……。以後官書公牒，你臺廈行就改……就改『金永順』好了。」梁大人叫人準備了筆、墨、紙，指著少年頭家：「你說說你叫什麼姓名？」

「我叫李捷之！」少年頭家說著。

梁大老爺就在紙上寫下李捷之三個大字：「那你呢？」

林老闆沒見過這樣的官威，吞吞吐吐地說：「林交！」

「哪個交？」梁大老爺側了耳朵又問了一句。

林老闆還是小聲的說：「交朋友的『交』。」

梁大老爺嘴裡唸著：「有朋自遠方來，交朋友的交……。」嘴巴這樣說，但

手上的字卻寫成了「郊」。

四周各商各賈、各官各吏沒人大氣敢吭一聲，梁大老爺又說：「這臺廈南北九八行，都諱了本道署的官銜，就以後全改南北……？你這交朋友的『交』字不錯，與閩南人說的九八行第一個『九』字發音相當，就改叫北交、南交好了。」

梁大老爺還是沒發現自己寫了錯字，嘴裡說著：「李捷之、林『郊』……。」

攤開紙狀，上頭是這樣寫著：乙未仲春李捷之林郊商合浚南北道……。

「去叫石匠，把這些字刻在石碑上，立在水仙宮旁，我要好好表彰李林這兩戶。所謂刊石勒頌，以紀功德，這『水仙宮浚津紀事碑』可要擺在最醒目的地方。」

少年頭家與林老闆跪地叩謝。

在旱塢附近看一看後便返回了李萬利。才剛走到門口，阿輝便在門口張望：「少年頭家，您可回來了。真把我急壞了！」

「怎麼一回事？」李達拍拍身上的灰塵。

「這一陣子風災，頭家擔心阿貴的狀況，因此請我派幾個長工到下淡水去，結果阿貴並沒有到鳳山縣興隆庄去買辦。」阿輝說著。

「沒去興隆庄？那他去了哪裡？」李達望著阿輝。

「我有請長工去作打聽，下淡水的柴頭埤附近，往來羅漢門買賣的幾個鳳隆號行夥，都說最近羅漢門出現一個自稱小孟嘗的傢伙，在那裡糾夥養鴨，人人都稱他為鴨母王，他的幾個跟班也都認了羅漢門墾首黃殿頭家。他遇到人盡皆說與臺灣府的李萬利家有些淵源，我想應該就是阿貴了。」阿輝說著

「怎到到羅漢門去了？」李達深深地吸了一口氣。

「……。」阿輝想說的話忽然停頓在喉頭。

「我待他不好嗎？還去認了別人當頭家。不過近期疏淤的事已經讓我夠煩心的了，實在不太想去過問這樣的事情。」聽得出少年頭家話中沮喪。

「阿捷頭家，人說養虎貽患，這阿貴心底裝著是裝著歧油、還是墨汁，任誰也不知道。」阿輝說著：「我倒是有個建議，由我去下淡水規劃分行。」

「你去？」少年頭家抬起頭：「這又是為何？」

「下淡水物產豐富，加上辦理分號，也可以就近監視阿貴的舉動，還待望他不要做出不利李萬利的事情才好。」

「你這麼說也是，你和老先生是我唯一信得過的兩個人了，你要多少人，自己決定就好，要多少錢，就去和老先生商量吧！」語氣中聽得出他的無奈。

數月之後，選了黃道吉日。「水仙宮浚津紀事碑」風風光光立在水仙宮的一側。大老爺親自參加安座大典，梁大老爺這大清帝國，東南沿海裡管得最寬的官吏，這一路又管廈門、也管臺灣，夏秋兩季在廈門、春冬兩季在臺灣，在臺灣初上任的日子，立個頭碑可是最重要的大事，臺廈道內的幕賓、師爺們，幫忙安插著吉時吉日，看來看去，通書裡也就這一天最適合，立碑、動土、祈福、入宅、安香，這多少瑣碎、多少道理。立碑立德，宣揚政績，從碑的規模、面相、型態，

到選擇方座，還是龜座，梁大老爺可要仔仔細細的挑揀。立碑、建廟、造橋、鋪路，哪個工程上面不留下大老爺姓名？這類樹功又樹德的東西，頗迎合梁大老爺的胃口，要是疏濬前立個紀事碑、疏濬中立個紀念碑、疏濬完再立個紀功碑，這事情就圓滿吉祥了。

眾官吏一字排開，陣仗浩大。梁大老爺又看了看李萬利的少年頭家：「你年紀輕輕，就當了頭家，行過冠笄之禮了沒？」

「稟大老爺，還沒有！」少年頭家恭恭敬敬地回禮。

梁大老爺對旁邊的長隨指指點點，然後說：「挑個吉日，本道給你主持冠禮。」周遭的人，聽了皆哈哈大笑。

梁大老爺忽然正色起來：「欸，你們笑甚麼，從這定冠期，初冠、再冠到三冠，哪個細節不繁複。這李家小老闆自幼喪母喪父，讓我來給他主持公道，也算合理合情。」

帳房老先生聽了他的說詞，心裡很不是滋味，也知道這梁大老爺看頭家年幼可欺，故意羞辱他。

「大人，我們家的頭家，行如松、坐如鐘、臥如弓，行正端莊，品德優良，這商人職務在前明時代，乃士、農、工、商之末，商人只能著布衣，不能穿羅綢，但請大人看看現在的景況，那些不是眾商號出錢出力的成果？若是無商無賈，那能四方安平、豐饒安康呢？」老先生走出人群，向梁大人說明。

梁大老爺看了看海面上，點點濬河船、舢舨船、商舫，就像當初施琅的水軍要來攻打臺灣一樣浩蕩壯觀，但總覺得那句話帶了些刺，心底不好受：「今天是立碑，先不談那個了。」

梁大人唸起碑文：「乙未仲春李捷之林郊商合浚南北道……」他忽然臉色一沉，頓了一下，轉過頭去問幕賓：「這交朋友的『交』，石匠給刻成了郊外的『郊』？」

「大人，您忘記啦，這是您自己書寫的。」幕賓點醒了梁大人。

這下可顏面掃地了，梁大人深知自己理虧，但他可是這島上最大的官了，賣弄文墨卻搞了個大烏龍，這下老臉可成了臭臉：「所謂益者三友，友直、友諒、友多聞……這交朋友啊，可要多用一個耳朵。這底下北交、南交以後都是朋友，都要多點耳朵。」

底下的人竊竊私語著，少年頭家讀過書，知道大老爺在對自己犯的過失找一條藉口，他故意不說破。但眾百姓大多目不識丁，這樣看了看字碑，才明白，原來所謂交朋友的「郊」，在上流士大夫之間流傳，是此等地寫法。